



名家名译世界文学名著

基督山伯爵

〔法〕大仲马◎著
李玉民◎译

Le Comte de Monte-Cristo

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
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

名家名译世界文学名著



基督山伯爵

〔法〕大仲马◎著
李玉民◎译

Le Comte de Monte-Cristo

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
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

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基督山伯爵 / (法) 大仲马著 ; 李玉民译. — 北京: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, 2015.11

(名家名译世界文学名著)

ISBN 978-7-5682-1085-0

I. ①基… II. ①大… ②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法国—近代
IV. ①I565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5) 第195152号

出版发行 /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

社 址 /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5 号

邮 编 / 100081

电 话 / (010) 68914775 (总编室)

(010) 82562903 (教材售后服务热线)

(010) 68948351 (其他图书服务热线)

网 址 / <http://www.bitpress.com.cn>

经 销 /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
印 刷 / 三河市金泰源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/ 700 毫米 × 1000 毫米 1/16

印 张 / 17.75

字 数 / 215千字

版 次 / 2015年 1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 / 32.00元

责任编辑 / 武丽娟

文案编辑 / 武丽娟

责任校对 / 周瑞红

责任印制 / 边心超

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拨打售后服务热线, 本社负责调换



译本序

如果进行一次民意测验，询问古今中外的通俗小说中，哪一部在世界上拥有最多的读者，而且从出版至今一直成为畅销书，那么回答《基督山伯爵》（又称《基督山恩仇记》）的人，恐怕不在少数。《基督山伯爵》于1844年在《辩论日报》上开始连载，引起了极大的轰动，一百多年来始终畅销不衰，曾被译成多少种文字，发行了多少亿册，又有多少人捧读过，大概很难统计了。

这种费时费工的大规模调查，自然不会有人去组织。但是译者在大仲马的故乡法国逗留时，却参加了一次别开生面、有趣到了滑稽程度的问卷调查。

事情发生在基督山城堡。不过，这座城堡不在基督山岛上，而是建

在巴黎西部远郊的圣日耳曼昂莱。那里有法国国王弗朗索一世的行宫。也正是在那个地区，大仲马写出了《三个火枪手》《基督山伯爵》等脍炙人口的小说。大仲马把那里看作第二故乡，并以基督山伯爵自居，一心想当堡主，却苦于没有自己的城堡。1847年的一天，大仲马发现了一块风水宝地，位于圣日耳曼昂莱山脚，俯临塞纳河，他便买下这块坡地，请来一位建筑设计师，说道：

“我要造一座文艺复兴风格的城堡，配一座哥特式小楼，建在小湖中央。花园要建成英国式的，带几条小瀑布。”

“这我可办不到，仲马先生！这是一座黏土山丘，您造起楼来，要滑进塞纳河的。”

“您尽可以挖到岩石层，建造两层地下室。”

“这样一来，造价会高达二十万法郎！”

而大仲马的回答，足以刻画出他那豪爽的性格：

“但愿如此！”

整个计划如期实现。1847年7月25日，这座新建筑落成并被命名为基督山城堡，应邀前来庆贺乔迁之喜的客人多达六百名，盛况空前。更加令人惊叹的是，这种盛况持续了几年，每天食客如云，高朋满座——其中许多人，大仲马连姓名都不知道，可见他的气派，比起基督山伯爵来，有过之而无不及。

大仲马并未因此而停止创作，他往往让宾客饮酒作乐，自己却躲进湖中命名为伊夫堡的小楼里，将如潮的文思、奇妙的构想化为文字。

基督山城堡近似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风格，符合大仲马所追求的华丽。但华丽中也有文学家的特色，如窗帘的大挂钩上，饰有大仲马所喜爱的作家的侧身像。客人见挂钩上荷马、莎士比亚、歌德、拜伦、雨果等人

的侧身像，奇怪地问为什么没有堡主本人的，大仲马则回答：“我嘛，住在里面！”

但时过不久，大仲马就不满足于“住在里面”了，他让人给他雕刻了一尊半身像，堂而皇之地安放在门厅的正位，还配上一条座右铭：“我爱爱我的人。”

其实，这条座右铭，大仲马只讲了半句，而他在《基督山伯爵》一书中，才表述了完整的意思，那就是：“我爱爱我的人，我恨恨我的人”，正因为如此，我的最初译本取名为《基督山恩仇记》，也是有所指的：书中两大主线并行不悖，报恩报得彻底，报仇报得痛快。这非常符合中国读者的心理，而《基督山伯爵》深受中国读者的喜爱，就不足为奇了。

基督山城堡在风风雨雨中，历时一个半世纪，几经易手，也显出了沧桑老态，作为文物亟待修缮。果然有喜爱大仲马的作品并愿意出资者，最有名的要数摩洛哥国王哈桑二世，他爱屋及乌，出资将基督山城堡整修一新，改成博物馆，使大仲马文友会有了落脚之地。

无独有偶，英国一位富婆，是大仲马小说迷，愿意将自己的财产捐赠给大仲马文友会，只要该会根据她列出的问题，举行一次问卷调查。这是百万英镑的巨额捐赠，大仲马文友会当然不敢怠慢，哪怕英国富婆所列的问题大多令人啼笑皆非，也要当作富有探讨价值的问题，严肃地印在问卷上。译者到基督山城堡参加书市的时候，就目睹了工作人员分发问卷的情景。

那场景有趣极了：人们看了问卷，就像欣赏奇文那样兴奋。

他们以各自的情趣和想象力，认真地回答了这样的问题（这里仅举出有关《基督山伯爵》的一小部分问题）：

埃德蒙·唐代斯得到的财宝，您估价有多少？他使用了多少？还剩下多少？

您认为剩下的财宝，仍埋藏在基督山岛上，还是转移到了别的地方？书中有什么暗示或线索？

您认为这批财宝下落如何？是否被后人发现？您看到什么历史文献上记载了此事？

基督山伯爵和海蒂扬着白帆消逝在海上，您认为他们会到哪里定居？您是否获悉他们后裔的消息？

如此等等，问题总共有二三十个，印了满满两大页。同样滑稽的是，有些答卷者也灵感大发，写下稀奇古怪的答案，同英国富婆的问题相映成趣。譬如我的朋友，法国诗社主席夏尔潘特罗先生，就遗留财宝的问题这样回答：

据可靠消息，大仲马掌握了这批财宝，为了埋藏方便，才建造了基督山城堡。其秘密记在一张隐形纸上，同法里亚神甫发现财宝秘密的那张纸一样，夹在大仲马的一本藏书里。大仲马死后，藏书拍卖，如今下落不明。

中国读者看完了《基督山伯爵》，也可以回答英国富婆提出的问题，不必根据什么可靠的消息或文献，只要发挥想象力就行了。

李玉民



目录

Contents

- 第一章 驶抵马赛港 / 001
- 第二章 父与子 / 006
- 第三章 卡塔朗村人 / 011
- 第四章 密谋 / 016
- 第五章 订婚宴 / 020
- 第六章 审讯 / 025
- 第七章 伊夫狱堡 / 029
- 第八章 愤怒的囚犯和疯狂的囚犯 / 033
- 第九章 神甫的牢房 / 044
- 第十章 财宝 / 051
- 第十一章 逃亡之旅 / 058
- 第十二章 基督山岛 / 066
- 第十三章 复仇的开始 / 071
- 第十四章 加尔桥客栈 / 073
- 第十五章 莫雷尔公司 / 079
- 第十六章 意大利——水手辛伯达 / 085
- 第十七章 梦幻醒来 / 090
- 第十八章 罗马狂欢节 / 094
- 第十九章 宾客 / 102
- 第二十章 引见 / 105
- 第二十一章 欧特伊别墅 / 110
- 第二十二章 血雨 / 120
- 第二十三章 无限信贷 / 125
- 第二十四章 银灰花斑马 / 128
- 第二十五章 海蒂 / 133
- 第二十六章 魔鬼罗贝尔 / 136
- 第二十七章 幽灵 / 139
- 第二十八章 晚宴 / 143
- 第二十九章 乞丐 / 148
- 第三十章 夏日舞会 / 151
- 第三十一章 调查 / 154
- 第三十二章 舞会 / 160
- 第三十三章 海蒂 / 167
- 第三十四章 歇业的面包铺老板的房间 / 171
- 第三十五章 上帝之手 / 176



目录

Contents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第三十六章 博尚 / 185 | 第四十四章 幽灵 / 222 |
| 第三十七章 审判 / 192 | 第四十五章 瓦朗蒂娜 / 228 |
| 第三十八章 挑衅 / 197 | 第四十六章 丹格拉尔的签字 / 235 |
| 第三十九章 夜 / 204 | 第四十七章 法官 / 243 |
| 第四十章 决斗 / 209 | 第四十八章 起诉书 / 247 |
| 第四十一章 母与子 / 212 | 第四十九章 赎罪 / 251 |
| 第四十二章 自杀 / 216 | 第五十章 路奇·王霸的菜单 / 257 |
| 第四十三章 法律 / 219 | 第五十一章 十月五日 / 265 |



第一章 驶抵马赛港

一八一五年二月二十四日，从士麦那^①起航、取道的里雅斯特和那不勒斯的三桅帆船“法老号”，驶近马赛港，加尔德圣母院上的瞭望员发出信号。

一名领港照例马上驾艇离开码头，绕过伊夫狱堡，要在莫尔吉永岬和里永岛之间登上大船。

圣若望堡的平台上也照例很快挤满了看热闹的人。有一个青年站在领港身边，他动作利落、目光敏锐，正监视航船的每一项操作，并复述领港的每一道命令。

^① 士麦那：古城名。土耳其西部港口城市，自古即为贸易中心。

人群中的这种隐隐不安的情绪，特别触动了一位看客。他等不及航船入港，就离开圣若望堡的平台，跳上一只小船，吩咐划过去，并在雷泽夫湾迎上“法老号”。

船上那个青年海员看见来人，便离开领港，摘下帽子走到船边，伏在舷橦上。

那青年二十来岁，细高挑的个头，长着一对漂亮的黑眼睛、一头乌黑的美发。他的神态显得沉毅而果敢。

“哦！是您呀，唐代斯！”小船上的人喊，“出什么事啦？为什么船上一片悲伤的气氛？”

“出大事啦，莫雷尔先生！”青年人答道，“我们失去了好船长勒克莱尔。”

“货物怎么样？”船主急忙问道。

“货物平安抵港，但是那位可怜的勒克莱尔船长……”

“他出什么事啦？”

“他死了。是得脑膜炎死的。”

“现在，您愿意的话就上船吧，莫雷尔先生，”唐代斯看出船主急不可耐，便说道，“喏，您的会计丹格拉尔先生从舱室出来了，您想了解什么情况，他全能告诉您。我还得去招呼下锚，让船降半旗志哀。”

只见丹格拉尔出了舱室，朝船主走来。他看上去二十五六岁，天生一副媚上欺下的哭丧相。这账房先生的职务本来就惹人讨厌，水手们还都看不上他那副德行，因此憎恶他的程度可与喜爱唐代斯的程度相比拟。

“哦，莫雷尔先生，”丹格拉尔说道，“您知道不幸的事了吧？”

“嗯，知道了，可怜的勒克莱尔船长！他可是个忠厚正派的人！”

“尤其是个出色的海员，他为莫雷尔父子公司这样的大公司经营买

卖，在大海和蓝天之间过了大半辈子。”丹格拉尔答道。

“不过，”船主说着，眼睛盯着正指挥下锚的唐代斯，“不过依我看，丹格拉尔，不见得像您说的，非得老海员才懂行。您瞧我们的朋友埃德蒙，他不用别人指点，似乎就干得蛮好。”

“是啊，”丹格拉尔斜了埃德蒙一眼，眸子里闪现出仇恨的凶光，“是啊，他很年轻，而且不信邪。老船长刚咽气，他不跟任何人商量，就擅自发号施令，不直接返回马赛，却在厄尔巴岛耽搁了一天半。”

“他主动承担起全船指挥，”船主说道，“这是他作为大副的职责。至于说在厄尔巴岛耽误一天半，那就不对了，除非船需要修理。唐代斯，”船主转身喊那青年人，“过来一下。我是想问问为什么在厄尔巴岛停留。”

“我也不清楚，只是奉船长的最后命令。勒克莱尔船长临终时要我把一包东西转交给贝特朗大元帅。”唐代斯走过来说道。

莫雷尔环视周围，把唐代斯拉到一边。

“皇上怎么样？”他急忙问道。

“看样子很好。”

“您做得对，唐代斯，是应当遵照勒克莱尔船长的吩咐，在厄尔巴岛停留——不过要当心，您把一包东西转交给元帅，并和皇上谈过话，这事若让人知道，您就要受到牵连。”

“我怎么能受到牵连呢，先生？”唐代斯说，“连送的什么东西我都不知道，而皇上问我的全是一般事，见到谁都会那么问的。哦，对不起，”唐代斯又说，“检疫站和海关的人员来了，我要告便，可以吗？”

“请吧，请吧，亲爱的唐代斯。”

这个年轻人前脚刚走，丹格拉尔就又凑上前来，问道：“唐代斯有没

有把船长的一封信交给您？”

“给我，没有哇！怎么，有一封信吗？”

“我原以为除了那包东西，勒克莱尔船长还交给他一封信。”

“您说哪包东西啊，丹格拉尔？”

“就是唐代斯送到费拉约港^①的那包东西。”

“您怎么知道有一包东西落到费拉约港呢？”

丹格拉尔的脸唰地红了：“当时，我从船长室门口经过，门正巧开着，我看见他把包裹和信交给了唐代斯。”

“他没有对我讲过，”船主说，“不过，若有信，他会交给我的。”

丹格拉尔略一沉思，又说道：“既然如此，莫雷尔先生，请您千万不要对唐代斯提起这事，恐怕是我弄错了。”

这时，那年轻人又转回来，丹格拉尔便走开了。

“喂，亲爱的唐代斯，”船主问道，“勒克莱尔船长临终时，没有托您转交一封信？”

“当时他已经不能写字了，先生。不过您这一问，我倒想起一件事——我打算向您请两周假。”

“办喜事吗？”

“先办喜事，然后去巴黎一趟。”

“行啊！时间好说，告多长假随您的便。船上的货物要六个星期才能卸完，三个月之内不能重新起航……不过，三个月后您务必回来。‘法老号’，”船主拍拍青年海员的肩膀，接着说道，“不能没有船长就重新起航啊。”

^① 费拉约港：厄尔巴岛上的港口。

“没有船长！”唐代斯眼里闪着欣喜的光芒，高声说，“您说话可不能当儿戏呀，先生，要知道，您这话恰恰符合我内心最隐秘的期望。噢！莫雷尔先生，”青年海员眼里涌出泪水，抓住船主的双手，高声说道，“莫雷尔先生，我代表我父亲和未婚妻梅色苔丝谢谢您。”

“好啦，好啦，埃德蒙，谢什么，上帝保佑好人！看您父亲去吧，看梅色苔丝去吧，然后再到我家去做客。”

船主含笑目送唐代斯，直到他跳上铺石码头，隐没在大麻田街的行人里。

丹格拉尔站在他背后，跟他一样凝望着埃德蒙·唐代斯。同是目送一个人，可两人的眼神却大不相同。



第二章 父与子

拐进梅朗林荫道，唐代斯走进左侧的一栋小楼。楼道里非常昏暗，他一手抓住栏杆，一手按住狂跳的心口，飞快登上五楼，在一扇半开的房门口停下脚步。这就是他父亲居住的斗室。

老人还没有听说“法老号”抵港的消息，正站在一张椅子上，双手颤抖着绑扎花草。

突然，老人感到被人一把抱住，一个熟悉的声音在身后叫道：“爸爸，我的好爸爸！”

老人转过身来，见是儿子，便浑身颤抖，一下子倒在他的怀里。

“您怎么啦，爸爸？病了吗？”小伙子不安地问道。

“没病，没病，我的儿子，只是没想到你回来了，这样猛一见到你，

喜出望外……噢！天哪！我高兴死啦！”

“喂，爸爸，冷静点儿！不要这样直愣愣地盯着我。我回家来了，咱们能过上好日子了。”

“唔！那太好啦，孩子！”老人又说，“可是，怎么能过上好日子呢？你不再离开我了吗？”

“我庆幸因别人家丧亲而得福——但愿得到上天的宽恕，”年轻人说，“爸爸，我们的好船长勒克莱尔死了，由于莫雷尔先生的大力提拔，我很可能接替船长的职位。您明白吗，爸爸？二十岁的船长，薪水一百金路易^①，还能分红利！像我这样一个小小的水手，从前不是连做梦也不敢想吗？”

“是啊，我的儿子，是啊，这的确是件大喜事。”

唐代斯把兜里的钱全倒在桌子上，一共有十二枚金币、五六枚银币和一些零钱。

老唐代斯的脸豁然开朗，问道：“这是谁的呀？”

“是咱们的呀……拿着，买些吃的来，开心一点儿，明天还能挣来钱。嘘！有人来了。”

“可能是卡德鲁斯，他听说你回来，准是来向你问好的。”

“哼！又来这一套，口是心非的家伙，”埃德蒙咕哝道，“不过，还是算了吧，总归是邻居，帮过我们的忙，应该欢迎。”

埃德蒙嘟囔的话音刚落，门口果然探进卡德鲁斯那须发蓬乱的黑脑袋。他有二十五六岁，手里拿着一块布料。他是裁缝，打算用这块布当衣裳衬里。

^① 金路易：法国金币名。币上铸有路易十三和路易十四等人的头像。

“嘿！埃德蒙，您回来啦？”他操着浓重的马赛口音，同时咧开嘴笑，露出满口象牙一般的雪白牙齿。

“是啊，邻居卡德鲁斯，您这不看见了嘛，有什么事要我帮忙，尽管开口。”埃德蒙答道，他讲话虽然客气，却难以掩饰他的冷淡态度。

“刚才我去码头，想配一块栗色料子，不料碰见了我们的朋友丹格拉尔，才知道您回来了。于是，我就赶来了，”卡德鲁斯接着说道，“嘿！小伙子，看来您发财啦？”裁缝边说边斜了一眼，看见唐代斯放在桌子上的一大把金币和银币。

唐代斯看出邻居的黑眼睛里闪现着贪婪的光。

“哎，您可真精，跟莫雷尔先生的关系搞得很近吧？”

“莫雷尔先生对我一直都很好。”唐代斯答道。

“哎！想当船长嘛，就得巴结点儿船主。”

“我希望不巴结也能当上船长。”唐代斯回答，然后他向父亲说道，“对了，爸爸，现在我看到您了，知道您身体康泰，什么也不缺，我想请您允许我去卡塔朗村看看。”

“去吧，孩子，”老唐代斯说道，“愿上帝保佑你妻子，就像保佑我儿子这样。”

卡德鲁斯又待了一会儿，才离开老唐代斯，下楼去见在塞纳克街头等候的丹格拉尔。

“怎么样，你见到他啦？”丹格拉尔问道。

“我们刚分手。”卡德鲁斯回答。

“他跟你提起有希望当船长的事了吗？”

“听他那口气，就好像他已经是船长了。”